



保加利亞 短篇小說集

伊凡·瓦佐夫 等著 陳登頤 邱威合譯

序

本集中選譯了保加利亞幾位作家的短篇小說。裏面描寫了保加利亞人民的精神美——愛自由、愛勞動、熱烈的愛國心、和為祖國的幸福與繁榮而對國內外敵人鬥爭的不屈不撓的意志。

往日的保加利亞，是困苦而毫無生趣的。十四世紀末葉，它被封建的土耳其所侵佔，喪失了自主權。從此以後，有好幾百年保加利亞人一直淪於奴隸的悲境，他們的勤勞所得，幾乎全被土耳其人所掠奪，以維持其侵略鄰國的軍隊。

當時在保加利亞人之中，也有些富農。這些所謂村長，常常竭力討好自己的主子——土耳其人，幫助他們壓榨人民。這些人是十足的敵人，是同胞的絞殺者，是祖國的叛徒。

土耳其人以殘酷的屠殺來抑止保加利亞人民的反抗，然而却摧毀不了保加利亞人民

的怒火。他們對壓迫者不斷地進行慘烈的鬥爭，他們武裝起來集中在巴爾幹山叢裏，經常襲擊土耳其人。在他們之中，湧現了許多愛國志士，創造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

在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上半期，許多地區爆發了普遍的人民起義。但是這些起義性質是散漫的，所以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十九世紀中葉，在人民武裝鬥爭中崛起了一位民族英雄——革命家拉柯夫斯基。他以為弱小零星的隊伍的活動，改變不了保加利亞人的情況，唯有進行全體人民的武裝起義，才可以掙脫土耳其人的鐐鎖。由於他的號召，人民武裝活動就不僅限於復仇，而且站到了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鋒。

拉柯夫斯基組織了祕密的革命委員會，艱苦地鼓動和組織革命活動。但是他由於一個賣國賊的告密，於一八七三年在索非亞被土耳其人絞殺了。

一八七六年四月起義爆發了。在這次起義中，傳奇的自由保衛者波吉夫結束了生命，當他領了一支親手建立的軍隊去援助起義者的時候，被敵人的一顆子彈射死了。接着，土耳其人在全國實行了空前殘酷的大屠殺，血洗了許多城鎮和鄉村。

兩年之後，五世紀以來的黑暗奴隸生涯告終了。偉大的俄羅斯人民來援助苦難重重的保加利亞人，把土耳其暴君趕出了保加利亞，給兄弟之邦帶來了解放。

然而，人民雖掙脫外來殖民者的壓迫，保加利亞的民族資產階級却代替了壓迫者的地位。

隨着國內工業的發展，新的階級——無產階級出現了。在傑出的革命家、保加利亞人民領袖布拉戈耶夫和季米特洛夫的領導下，組織了共產黨。它給人民帶來了馬恩列斯關於無產階級將來一定戰勝資產階級的偉大思想。

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使保加利亞無產階級和農民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格外地加強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工農羣衆響應共產黨的號召，使武裝起義的火焰燃遍了全國。由於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作武裝鬥爭缺乏經驗，工農的聯盟還不夠堅強，結果受了挫折。此後，又進入了一個最黑暗的時期，共產黨轉入了地下活動，堅持着頑強的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保加利亞的法西斯政府把保加利亞變成了希特勒德國的軍事

根據地。共產黨把國內一切民主愛國人士的力量團結在自己的週圍，在季米特洛夫不斷的領導下進行鬥爭。

一九四一年，保加利亞的山陵區域產生了第一批游擊隊。法西斯匪幫殘酷地迫害虐殺愛國志士，正和土耳其人統治時代一樣，監獄和集中營裏塞得滿坑滿谷。可是，儘管這樣，游擊隊仍舊發展開來。一九四二到四三年的那個冬季，單在中部山區裏，法西斯政府就出動了兩萬兵士和警察來對抗游擊隊。一九四三年終和一九四四年初，對游擊隊作戰的法西斯部隊，竟達十萬人。

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英勇的蘇聯戰士們越過了蘇保國境。保加利亞人民以兄弟般的熱愛來迎接蘇軍。他們推翻了血腥的法西斯政權，建立了人民的第一個政府。保加利亞久盼的自由，到底被獲得了。

保加利亞忠實的兒子季米特洛夫，經過了二十二年的放逐回到了祖國。

法西斯殘餘企圖借重美英帝國主義來恢復舊秩序。領導保加利亞人民及其政府的共產黨，不得不和他們進行殘酷的鬥爭。在列寧斯大林傑出學生、堅定不移的布爾什維克

季米特洛夫領導下，堅強的保加利亞共產黨成長壯大了。它對國內外人民的敵人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它在蘇聯的友誼幫助下，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走上了新的、自由幸福生活的道路。

我們這本集子裏的短篇小說，是對保加利亞人民生活各階段所作的真實的、寫實主義的、藝術的描寫。

偉大的保加利亞作家伊凡·瓦佐夫還是生長在土耳其人統治時代，他在絕大部份的作品裏，都是敘述保加利亞人在土耳其人壓迫下的生活和鬥爭。「一個保加利亞婦人的故事」、「在路旁」就是有關這類題材的小說。在前一篇裏描出了一位保加利亞老婦人伊利的形象。她雖然過着非常可怕的窮苦生涯，一輩子流着血汗替外國地主們做力不勝任的勞役，可是在她的心裏却還保存着最優美的情感——愛國者的情感。她冒了極大的危險，作了令人難信的努力，來救她在林中所碰見的一位受傷的快要餓死的愛國志士。伊利的心靈的善美使讀者們感動得下淚。在另一篇裏，作者敘述到自己和傳奇的英雄

瓦西里·列夫斯基意外的會面。

別列夫的『傳奇』，是精美非凡的短篇小說。事實上它確是一種傳說——這種傳說在人民記憶中有很很多很多。它們保存並贊頌了許多愛國志士的名字和以後各時代中爲人民事業鬥爭的戰士的名字。

『小馬車夫』——是葉林·培林許多饒有風趣的短篇小說裏的一篇。它對於資本家掠奪時代保加利亞農民的悲慘命運作了一個生動如繪的敘述。一位農村的小伙子小馬車夫安德烈西柯由談話中知道他的乘客是一位法庭的執行吏——這傢伙要到他村子裏去，以付不出稅的罪名要沒收一位貧農的家產。少年就把這位討厭的乘客駛到一個泥水塘裏去，把他連人帶車擋在那兒一整夜，以便把這急迫的禍事去警告鄰人。

在其後的兩篇小說——『黑伊凡』、『父與子』中——保加利亞的天才作家們替法西斯橫行時期中保加利亞人的生活和鬥爭作出了寫生，這兒描繪出了人民復仇者——爲自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的自由幸福、爲了自己的孩子們而鬥爭的捨生的游擊隊員們的形象。

法西斯政權被推翻後，保加利亞政府建立了一支新的人民軍，派遣他們去援助蘇聯軍隊打垮希特勒匪幫。在『最後的會面』和『孩子』兩篇小說中，那些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各城市鄉村肅清德寇的保加利亞戰士的形象被描繪了出來。

戰爭結束了。工廠，交通——都在荒廢得可怕的狀態中。必須把它們由廢墟中建立、復興起來。況且現在這一切都是人民的財產，因此，保加利亞人民帶了極大的熱忱着手工作。他們把戰爭所破壞的恢復起來，建設了新的工廠，新的鐵路、橋樑、堰堤和發電站。青年們在工作中成為剛毅、英勇的模範。青年們響應了共產黨和保加利亞人民領袖季米特洛夫的號召，帶了空前的振奮努力建設巨大的隧道，建築數百公里的鐵路和公路，建設新的美妙的城市——季米特洛夫城。

保加利亞的歷史——就是許多世紀以來她的人民為了爭取自由幸福生活而艱辛鬥爭的歷史。這鬥爭終於獲得了勝利。

根據俄文版編者梭布柯維奇原序摘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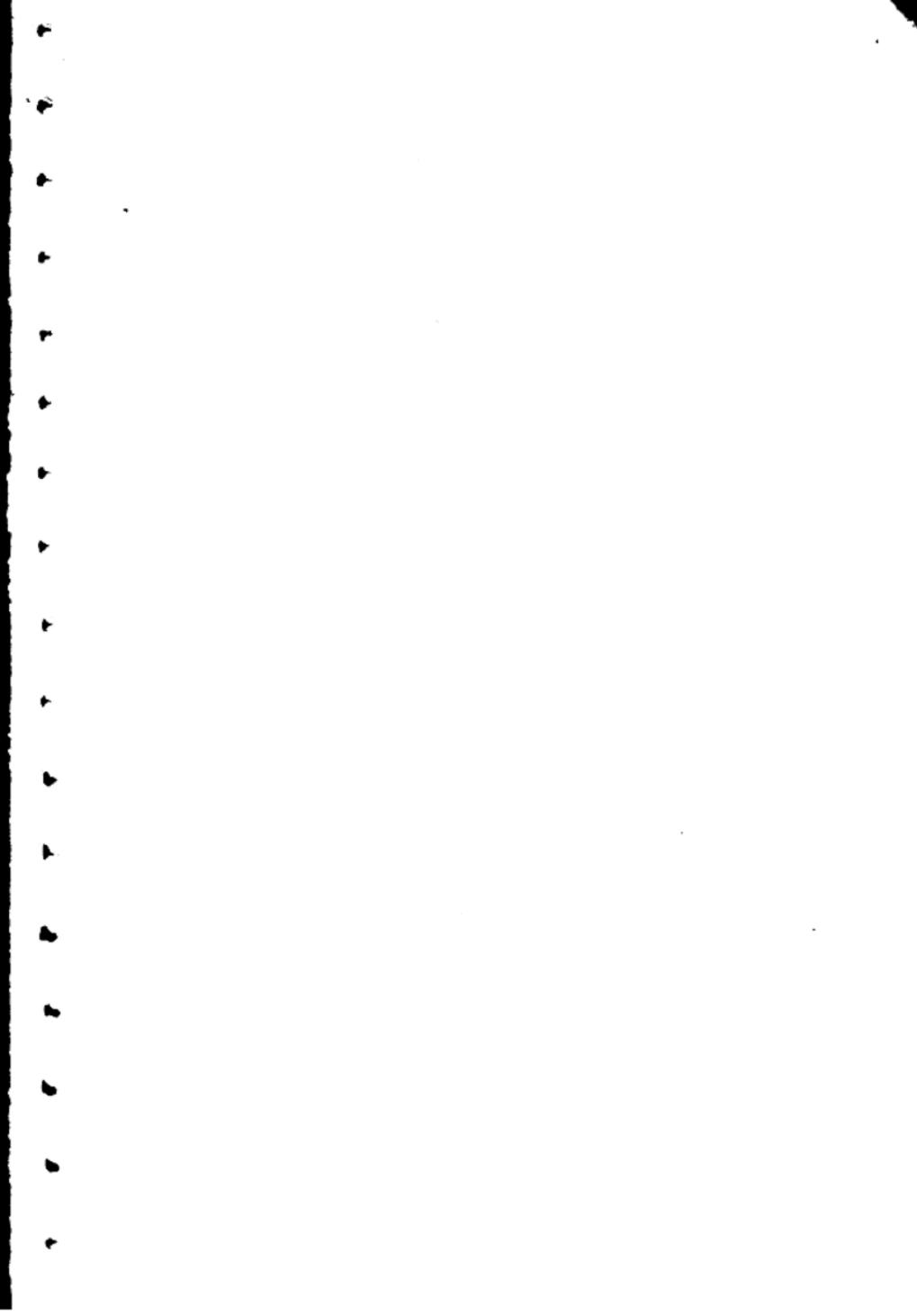


圖 次

序

一個保加利亞婦人的故事.....伊凡·瓦佐夫 二

在路旁.....伊凡·瓦佐夫 三

約卓翁翁在眺望.....伊凡·瓦佐夫 四

傳奇.....克孺斯塘·別列夫 五

小馬車夫.....葉林·培林夫 六

黑伊凡.....安蓋爾·卡臘里伊契夫 七

會面.....瓦西里·伏德傑尼恰爾斯基 八

父與子.....伊凡·馬爾狄諾夫 二三

最後的會面.....斯托揚·達斯卡洛夫 二三

孩 子

茲德臘夫柯·斯烈勃羅夫 二〇

節日的舞蹈

斯托揚·達斯卡諾夫 二七

星

斯托揚·達斯卡諾夫 二七

女突厥工作者

卡琳娜·瑪琳娜·查

手槍和提琴

柳德米爾·斯托揚諾夫 二七

關於作者們

二〇

一個保加利亞婦人的故事

一

一八七六年五月廿日，波吉夫的軍隊，在佛拉其——巴爾幹山脈的伏爾山附近被打ち倒，波吉夫本人也被殘暴的討伐者——得沙巴拉斯所指揮的威爾支部隊用一顆致命的子彈擊倒了。

這一天午飯後，伊斯基爾河的左岸，柳其有羅德的對面站着一羣婦女。她們在等待



着輪流渡過河去。她們多半都不大清楚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些人簡直完全莫明其妙。這兩天，在佛拉其來來去去的軍隊都沒有驚擾她們，而她們也就像往常一樣地在田裏工作。對了，這裏只有婦人們，男子們都不敢冒險出外。雖然說波軍和得軍的戰場離開柳其布羅德還比較遠，可是謠言却也把驚慌帶到這兒，使男子們謹慎起來了。正巧在這一天，土耳其的士兵，爲了來搜查嫌疑份子，在村子裏出現了；在船夫們所工作的河邊，也有若干士兵在觀察着被他們渡來渡去的人們。那時候渡船是在對岸。農婦們帶着一種不可耐的心情，在等待着它過來，好將她們渡走。最後，渡船過來了。船夫（一個來自柳其布羅德的鄉下雇工）用槳撐着河底，使船靠了岸，一邊向婦人們叫着。

「喂，走吧，娘婦們，趕快呀！」

在這時候，從威羅彼克來的道路上出現了兩個騎着馬的憲兵。他們迅速地跳下了馬，衝散了那羣準備跳上船的婦人們。其中有一個憲兵，是一個肥胖的老土耳其人。他揮動着馬鞭，一邊在漫罵她們：

「回去，保加利亞的豬猡！滾開！」

婦人們退到一旁。

「走，離開這兒！」另一個憲兵在喊着，一邊也在揮動皮鞭。

婦人們尖銳地喊着四散奔開了。

在這段時間中，船伕已經把馬拉上了船，兩個憲兵也上去了。胖子回過身來，怒氣沖沖地對船伕說：

「不許再讓一隻狗上船！開船吧！」他說罷，殘忍地揮了揮手。

之後，那些臉上呈顯着惄怒的婦人們，就沿着牧場的邊緣回去了。

「阿加耶等一等，等一等，我求求你！」從威羅彼克來的大道上跑過來的一個婦人喊道。

憲兵們看見了她。

「你要幹什麼？」土耳其人用保加利亞話問她。

婦人已經有六十歲了，高高而瘦弱的個子倒像是個男人。在她的雙手中，抱了個用

一塊破舊的小褲子包裹着的嬰兒。

『允許我，阿加，允許我吧！天老爺降福給你和你的孩子！』

『這是你嗎？伊利釵。哎，不幸的女人……』

他認識她，因為在威羅彼克的時候，她曾為他烤過麵餅。

『正是我，阿加。為了孩子的緣故，讓我上船吧！』

『你把這個小蟲子搬到哪裏去？』

『這是我的小孫子，他的母親死了，他得了病……到修道院去。』

『你去做什麼？』

『帶着他，阿加，為他的健康去禱告。』農婦的眼光裏含着筆墨難以形容的不安，她泣求着。

胖子和他的伙伴坐在船艙裏，船伕握着槳。

『阿加，看上帝的份上，做做好事吧！想想呵，你也有孩子呀……我也給你們求神

保佑……』

土耳其人想了一想，然後輕蔑地說：

『噃，爬上来吧，老母驥！』

農婦急忙地上了渡船，坐在船伕的旁邊。船伕回過了身，渡船就沿着雨後剛漲起了淤濁混水的小河划着。夕陽的光線透過了雲彩，把河水映成了美麗的亮銀色，這時，夕陽快要藏到山脊後面去了。

二

貧窮的老農婦事實上是想快些趕到修道院。在她雙手中，躺着一個半死不活的兩歲孤兒——她的小孫子。他憔悴下來已經有兩個禮拜了。他一天比一天地瘦弱。無論是從佛拉其城來的醫生或是自有一套符咒和藥方的老婆婆都沒有效驗；而鄉村的僧侶給他祈福也不濟事。留下的最後一線希望在神聖的聖母身上。她得到修道院去祈禱！所有的隣居也都這樣對她說過。在午飯後，當她看孩子的時候，她着了慌，因為他已經像死了一般。快走吧！或者聖母會幫忙……雖然現在的局勢不安靖，但她却仍舊到威利彼斯的聖

母修道院去。當她爲了要到伊斯基爾去經過那槲樹林的時候，從樹林裏跑出了一個身穿一件陳舊可是合身衣服的少年，在他的胸前繫着一條領巾，帶着一支槍；他的臉是疲憊而蒼白的。

「老大娘，麵包！要餓死啦！」他說，一面擋住了她的去路。

「是從「那些人」中來的吧——她立刻想起了。——現在他們已在被追剿……天呀！」她搜索了麻袋才發覺忘記帶麵包了：在袋底祇留下一些乾燥的麵包末。她把這些都給了他。

「老大娘，我可以藏在這個村莊裏嗎？」

「哪兒？威羅彼克？那兒現在危險得很：土耳其人會告發你的。而且你又穿着這麼一套衣服！不行的，孩子，不行的！」她說着，一邊親切地瞅着他那疲憊的臉孔，看見他臉上立刻顯露出失望的樣子。她考慮了一下說：「爲了不被任何人發現，孩子，你現在還是在林子裏躲一躲吧。今天晚上你在這地方等着我，我們再在這裏會面。我爲你帶點麵包和一套別的任何式樣的衣服來……穿這樣的衣服是不行的。」